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梁 思 成

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却已怀鄙弃厌恶心理。自“西式楼房”盛行于通商大埠以来，豪富商贾及中产阶级之家无不深爱新异，以中国原有建筑为陈腐。他们虽不是蓄意将中国建筑完全毁灭，而在事实上，国内原有很精美的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或门面，取而代之。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芜杂可哂，充满非艺术之建筑。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historical landmark），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local color），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近如去年甘肃某县为扩宽街道，“整顿”市容，本不需拆除无数刻工精美的特殊市屋门楼，而负责者竟悉数加以摧毁，便是一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市政上的发展，建筑物之新陈代谢本是不可免的事。但即在抗战之前，中国旧有建筑荒废破坏之范围及速率，亦有甚于正常的趋势。这现象有三个明显的原因：一、在经济力量之

凋敝，许多寺观衙署，已归官有者，地方任其自然倾圮，无力保护；二、在艺术标准之一时失掉指南，公私宅第园馆街楼自西艺浸入后忽被轻视，拆毁剧烈；三、缺乏视建筑为文物遗产之认识，官民均少爱护旧建的热心。

在此时期中，也许没有力量能及时阻挡这破坏旧建的狂潮。在新建设方面，艺术的进步也还有培养智识及技术的时间问题。一切时代趋势是历史因果，似乎含著不可免的因素。幸而同在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传统的血液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应有的努力。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

中国金石书画素得士大夫之重视。各朝代对它们的爱护欣赏并不在于文章诗词之下，实

为吾国文化精神悠久不断之原因。独是建筑，数千年来，完全在技工匠师之手。其艺术表现大多数是不自觉的师承及演变之结果。这个同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建筑情形相似。这些无名匠师，虽在实物上为世界留下许多伟大奇迹，在理论上却未为自己或其创造留下解析或夸耀。因此一个时代过去，另一时代继起，多因主观上失掉兴趣，便将前代伟创加以摧毁，或同于摧毁之改造。亦因此，我国各代素无客观鉴赏前人建筑的习惯。在隋唐建筑之际，没有对秦汉旧物加以重视或保护。北宋之对唐建，明清之对宋元遗构，亦并未知爱惜。重修古建，均以本时代手法，擅易其形式内容，不为古物原来面目著想。寺观均在名义上，保留其创始时代，其中殿宇实物，则多任意改观，这倾向与书画仿古之风大不相同，实足注意。自清末以后突来西式建筑之风，不但古物寿命更无保障，连整个城市，都受打击了。

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在欧美，古建实物的保存是比较晚近的进步。十九世纪以前，古代艺术的破坏，也是常事。幸存的多赖偶然的命运或工料之坚固。十九世纪中，艺术考古之风大炽，对任何时代及民族的艺术才有客观价值的研讨。保存古物之觉悟即由此而生。即如此次大战，盟国前线部队多附有专家，随军担任保护沦陷区或敌国古建筑之责。我国现时尚在毁弃旧物动态中，自然还未到他们冷静回顾的阶段。保护国内建筑及其附艺，如雕刻壁画均须萌芽于社会人士客观的鉴赏，所以艺术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今日中国保存古建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将来复兴建设的创造问题，欣赏鉴别以往的艺术，与发展将来创造之间，关系若何，我们尤不宜忽视。

西洋各国在文艺复兴以后，对于建筑早已超出中古匠人不自觉的创造阶段。他们研究建筑史及理论，作为建筑艺术的基础。各国创立实地调查学院，他们颁发研究建筑的旅行奖金，

他们有美术馆博物院的设备，又保护历史性的建筑物任人参观；派专家负责整理修葺。所以西洋近代建筑创造，同他们其他艺术，如雕刻，绘画，音乐，或文学，并无二致，都是合理解与经验，而加以新的理想，作新的表现的。

我国今后新表现的趋势又若何呢？

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这在注重画学的中国应该用不着解释。能发挥新创都是受过传统熏陶的。即使突然接受一种崭新的形式，根据外来思想的影响，也仍然能表现本国精神。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或唐宋的寺塔，都起源于印度，非中国本有的观念，但结果仍以中国风格造成成熟的中国特有艺术，驰名世界。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今后的中国建筑自亦不能例外。

无疑的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术之特点，在以往都是无名匠师不自觉的贡献，今后却要成近代建筑师的责任了。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

欧美建筑以前有“古典”及“派别”的约束，现在因科学结构，又成新的姿态，但他们都是西洋系统的嫡裔。这种种建筑同各国多数城市环境毫不抵触。大量移植到中国来，在旧式城市中本来是过分唐突，今后又是否让其喧宾夺主，使所有中国城市都不留旧观？这问题可以设法解决，亦可以逃避。到现在为止，中国城市多在无知匠人手中改观。故一向的趋势是不顾历史及艺术的价值。舍去固有风格及固有建筑，成了不中不西乃至滑稽的局面。

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四十年来，几个通商大埠，如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曾不断的模仿欧美次等商业城市，实在是反映着外人经济侵略时期。大部建设本是属于租界里外人的，中国市民只随声附和而已。这种建筑当然不含有丝毫中国复兴精神之迹象。

今后为适应科学动向，我们在建筑上虽仍同样的必需采用西洋方法，但一切为自觉的建设。由有学识，有专门技术的建筑师，担任指导，则在科学结构上有若干属于艺术范围的处置必有一种特殊的表现。为着中国精神的复兴，他们会作美感同智力参合的努力。这种创造的火炬已曾在抗战前燃起，所谓“宫殿式”新建筑就是一例。

但因为最近建筑工程的进步，在最清醒的建筑理论立场上看来，“宫殿式”的结构已不合于近代科学及艺术的理想。“宫殿式”的产生是由于欣赏中国建筑的外貌。建筑师想保留壮丽的琉璃屋瓦，更以新材料及技术将中国大殿轮廓约略模仿出来。在形式上它模仿清代宫衙，在结构及平面上它又仿西洋古典派的普通组织。在细项上窗子的比例多半属于西洋系统，大门栏杆又多模仿国粹。它是东西制度勉强的凑合，这两制度大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它最象欧美所曾盛行的“仿古”建筑（period architecture）。因为糜费侈大，它不常适用于中国一般经济情形，所以也不能普遍。有一些“宫殿式”的尝试，在艺术上的失败可拿文章作比喻。它们犯的是堆砌文字，抄袭章句，整篇结构不出于自然，辞藻也欠雅驯。但这种努力是中国精神的抬头，实有无穷意义。

世界建筑工程对于钢铁及化学材料之结构愈有彻底的了解，近来应用愈趋简洁。形式为布署逻辑，布署又为实际问题最美最善的答案，已为建筑艺术的抽象理想。今后我们自不能同这理想背道而驰。我们还要进一步，重新检讨过去建筑结构上的逻辑；如同致力于新文学的人还要明了文言的结构文法一样。表现中国精神的途径尚有许多，“宫殿式”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要能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我们需增加对旧建筑结构系统及平面布署的认识。构架的纵横承托或联络，常是有机的组织，附带着才是轮廓的钝锐，彩画雕饰，及门窗细项的分配诸点。这些工程上及美术上措施常表现着中国的智慧及美感，值得我们研究。许多平

面布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游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现在我们必须削足就履，将生活来将就欧美的布署，或张冠李戴，颠倒欧美建筑的作用。我们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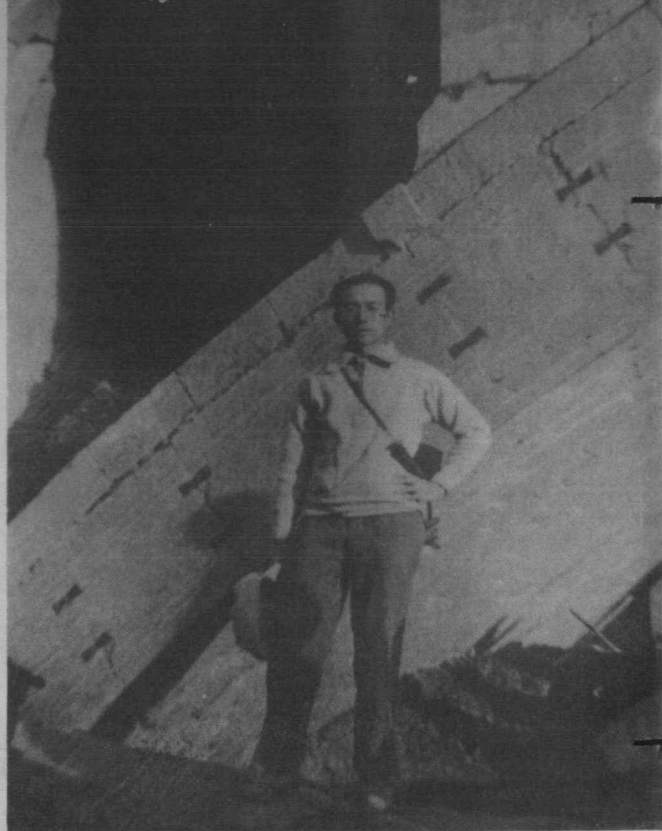
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较用洋灰建造卑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且那些仿制的洋式点缀同欧美大理石富于“雕刻美”的市中心建置相比较起来，太象东施效颦，有伤尊严。因为一切有传统的精神，欧美街心伟大石造的纪念性雕刻物是由希腊而罗马而文艺复兴延续下来的血统，魄力极为雄厚，造诣极高，不是我们一朝一夕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们的建筑师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我们应该研究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幢，明清的牌楼，以及零星碑亭，泮池，影壁，石桥，华表的布署及雕刻，加以聪明的应用。

艺术研究可以培养美感，用此驾驭材料，不论是木材，石块，化学混和物，或钢铁，都同样的可能创造有特殊富于风格趣味的建筑。世界各国在最新法结构原则下造成所谓“国际式”建筑，但每个国家民族仍有不同的表现。英，美，苏，法，荷，比，北欧或日本都曾造成他们本国特殊作风，适宜于他们个别的环境及意趣。以我国艺术背景的丰富，当然有更多可以发展的方面。新中国建筑及城市设计不但可能产生，且当有惊人的成绩。

在这样的期待中，我们所应作的准备当然是尽量搜集及整理值得参考的资料。

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记录是必须速作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象在竞赛。多多采访实例，一方面可以作学术的研究，

一代宗师 风范常存



1933年在河北赵县安济桥



1933年在河北正定隆兴寺



清华学堂时期的梁思成先生

一方面也可以促社会保护。研究中还有一步必不可少的工作,便是明了传统营造技术上的法则。这好比是在欣赏一国的文学之前,先学会那一国的文字及其文法结构一样需要。所以中国现存仅有的几部术书,如宋李诫《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乃至坊间通行的《鲁班经》等等,都必须有人能明晰的用现代图解译

释内中工程的要素及名称,给许多研究者以方便。研究实物的主要目的则是分析及比较冷静的探讨其工程艺术的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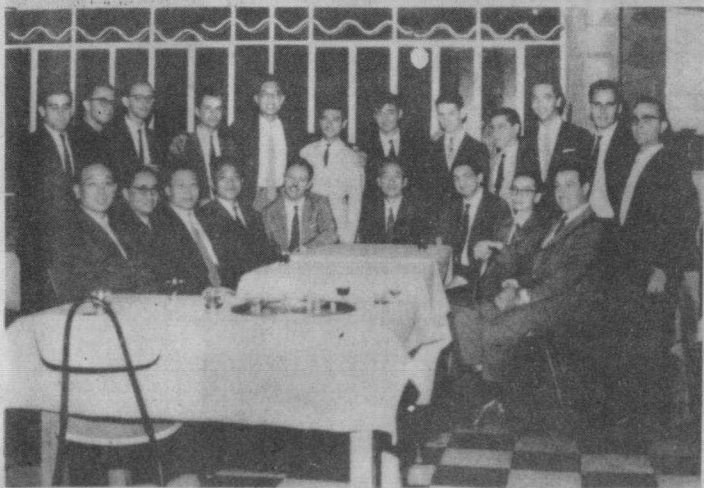


1947年在纽约评审联合国大厦设计

↓ 1963年在巴西圣保罗建筑师协会
欢迎会上(前排右二为梁先生)



与周恩来总理在一起



1956年参加制订全国科学规划(前排右三为梁先生)
←与青年学生在一起

ABSTRACTS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on Chinese Architecture

Liang Ssu-ch'eng

Written by the author as an editorial for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Vol. VII, No. 1, published in 1944, the article is reprinted here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85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The article first points out the negligence of preserving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relics have long been valued by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 but not architecture,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which has been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unconsciously by the artisans. Unknown master builders of the past left us many great wonders of the world, but no theoretical analyses of their works. Artistic treasures would sooner or later be destroyed if no objective criteria on the assessment of aesthetic value are set up for the purpose of preservation. It is to be emphasized that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ppreciation of historical art and the creation in future developm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itself. Creativeness in art cannot be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the tradition as the basis. All new ideas are brought forth by those who have been nurtured by the tradition. Even when foreign influences are abruptly introduced, they are always absorbed with naturalization. Although Buddhist images in sculpture and pagodas in architecture originated in India, they were absorbed to become famous art forms of China's own. It is to be worried about the loss of its own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cities of such an old country as China, which would mean the decline of culture.

Undoubtedly modern materials and technique will be adopted in China. The unconscious contributions by unknown artisans of the past in develo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should be carried over 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s henceforth. It is really a hard problem to let new branches grow from an old tree.

Architectural form is the result of logical planning, while logical planning is the optimum solution to practical problems. For the purpose of extracting Chinese quintessence from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we have to know more of its structural system and logical planning. The structural system a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is the principal, while th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and details are the subordinates. All planning, from that of a house to that of a city, is the solution to the livelihood and ide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se tradition in habits and interests, family structure, living conditions, working and resting, cooking and sewing, furnishing and decoration, as well as garden design, are all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West. The total expression of all these can be found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Timely investigation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typical examples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will give light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ammar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he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technic and aesthetic values, the changes of style in different periods, so that architects of today will have more knowledge and interest of their own culture and more vigor in their design.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on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Memory of Prof. Liang Ssu-ch'eng

Wu Liangyong summarizes Prof. Liang's achievements as follows: (1) He laid the foundation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by establishing the Architectural Departments of Northeast University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2) Being the pioneer of research on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he did enormous unprecedented works on field investigation, measured drawings, reports on important historical buildings, grasp of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decipherment and annotations to building regulations of So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scientific